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記四十六

寺觀

虎丘雲巖寺重修記

楊士奇

蘇長洲縣之西北不十里有山曰虎丘吳闔閭所葬處
世傳既葬有白虎之異故名岡阜盤鬱泉石奇詭蓋晉
王珣及弟珉之別墅咸和二年捐為寺始東西二寺唐

會昌中合為一而名雲巖者昉於宋大中祥符間載盧
熊郡志如此始清順尊者主此寺至隆禪師而復振歷
世變故寺屢壞輒屢有興之洪武甲戌寺復燬永樂初
性海主寺始作佛殿某作浮圖七級繼性海者楚芳作
文殊殿十七年良价繼楚芳是年作庖庫作東廡明年
作西廡作僧舍又明年作妙莊嚴閣又三年閣成蓋寺
至良价始復完价所作閣之功最鉅凡三重崇百二十
尺有竒廣八十尺有竒深六十尺上奉三世佛及萬佛

像中奉觀音大士及諸天像其材之費為鈔三十餘萬貫金石彩繪之費六十餘萬貫又經營作天王殿以次成良价杭之海昌人石庵其字今僧錄闡教止庵其師也余聞諸刑部主事陳亢宗云良价嘗從亢宗遊遂因以求余記其成余聞虎丘據蘇之勝歲時蘇人耆老壯少閒暇而出遊者必之此士大夫宴餞賓客亦必至此四方貴人名流之過蘇者必不以事而廢遊於此也然亦有興念夫王氏之嘗樂於此者乎當是時王氏父子

兄弟寵祿隆盛光榮赫奕舉一世孰加也而能遺棄所
樂輕若脫屣焉者豈獨以為福利之資乎其亦審夫富
貴之不可久處與子孫之未必世有者乎雖其智識趣
向高明正大不足以庶幾范希文之為而無所係累乎
外物視李文饒溺情役志下至於草木之微者豈不超
然過之也而自建寺以來今千餘年雖屢壞而屢興其
飛甍傑構凌切雲漢與其山川相輝煥稱名勝於東南
愈久而不衰者固佛之道足以鼓動天下亦必其徒之

得夫瑰瑋踔絕刻厲勤篤材智之人能張大其師之道
以致夫多助之力也瑰瑋踔絕刻厲勤篤之人其用意
也弘其立志也確有不為為之而孰禦其成哉嗟乎若
人也使就於世用有不立事建功而可以裨當時聞後
世哉吾又以慨夫屢見之於彼而鮮遇於此也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梁潛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雪菴李真
人始來築之其後有樂間趙真人者嗣而葺之室宇煥

麗為江陵偉觀元季燬于兵大明洪武戊申玄靈陳煉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宮門殿廡高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太乙紫薇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懸燕閑之居賓客之舍井竈庖湔之所無不皆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咸以為歎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吳蜀于古蓋為重鎮方盛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而仙宮梵宇亦極一時之盛麗及天下有故干戈之鬪

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者而所為豪奢盛麗者忽焉
化而為埃塵廢而為丘墟非太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
故也獨其間佛氏老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然者其
故何也夫變故多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屢矣而其教不
熄豈其維持之力有以勝之耶然老氏之術非若佛氏
之箝人情而鼓致之要其本能葆光斂和以抱雌守黑
柔強勝剛使天子莫能賓萬物莫敢臣故其清淨卑退
無為之道亦足以裨世而輔治非獨靈化飛去役致神

物禱祈驅馘之小數為然也夫其道不同於堯舜文武
周公仲尼之道者亦于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道之外而
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債而遽興而佑聖
之建獨華然為太平宏侈之先者有以然矣是可書之
以告其來者于是張侯其來為令太和侯江陵人為求
予文歸鏡諸石

蘇文忠公嘯軒碑記

黃省曾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與壽寧萬歲院為鄰

宇稽古范志及朱氏圖經咸曰在唐總同駕馬至宋祥符中真宗皇帝別賜今額天章御帙玉臺而藏歲得緇度一人褒為叢林唱道之所于時沙門顥師白履戒香重於儒苑文忠蘇公之遊吳也交締雅密師乃疏觀剔幽臨渠攬竹構為清軒命之曰嘯蓋特欸公舒灑氣而暢高襟也公每蕭寓環堵詠言灑翰厥後公謫惠州江嶺隔絕其子邁愴違音塵孝思寤寐卓契順者寺僧守欽之徒也采瘴萬里為達問書草聖報章灑贈行色迨

今儼遺為祇園之華入我聖代曰淨因者永樂中修校
藏典以名緇見徵歸則杜影精堵銀書方廣莊耀寺寶
傳至妙珎益弘清矩正統中告圯于郡守况公捨祿為
望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巡撫南國命珎募勒
蘇書墨本永之瑤珉志言在紀總是以觀則此刹越歷
雖緬而淨業如一也歲之庚子秀釋仁濟輩展經于茲
予嘗戾止流連解帶遐寫芳抱虛窈閒寂宛如山曠關
扣扉而方啟苔薦履而恒綠采薇御茗娛話終日凡蘇

公曩昔之所饗明霞我餐冷飈我披烏窺行藥月引歸
步信乎珍妙之境非鴻遁之士莫能宴而居也一日寺
持守成及其徒文慧慨捧公編出而請記且曰顏齊陋
錫恐不足以煩彤管也予欣諾而語之曰由宋而來世
運鼎革吳之華堂戟府化為茅繩紈兒珠貴流於奴隸
紛而屢矣雖辟疆任晦之勝亦皆泯無處所獨此軒者
幸託於荒涼岑落之界乃巍歷而猶在可俾後賢緣此
仰追超迴之躅則釋氏之有德於公者遠矣况復楹棟

之卑敝唐位之東淺樊築之瑣隘屯烟蔓草非彼隆崇
廣麗為鉅家顯勢之所欲而方咫之境可以垂千秋而
不磨也迺令守成文慧繪圖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嗣
顯師綴闡之懷予也作記標闡以補蘇公之闕炳示將
來庶周况二公崇慕前哲殷勤緝緒之澤或有嘉逢也

法喜寺修造記

許相卿

維明嘉靖三十五年冬海鹽秦谿之法喜寺脩造工訖
僧戒楫籍其往事近蹟而來請記其成茲地之有寺舊

矣創於梁也傳聞無徵已唐宋賜額者再南宋脩復者
再斷碣仆鐘薛書猶隱隱也暨觀楊幼度淳祐甲辰紀
石寺嘗大備矣今去昔二百九十又九年寺則大壞遺
構尚存者二殿一門中高方羸風雨四面交入將亦日
以漸盡蕪沒而已耳固事佛者之所宜動心必有事焉
而不容漫無如何也是役倡始于聞道心而揖承任力
終之肇工於門殿易良增堅塗以黝堊飾以藻績昔績
圯者今壯整昔漫漶者今炳煥殿兩楹各輔翼殿偉麗

惟稱殿下旁對列修廊拱衛壯觀觀音堂在其東達摩
院值其西安禪有房延賓有館棟宇簷牙翬飛鳥草水
益秀而林爭妍矣北構僧廬若干楹法座齋庖繩連櫛
比井溷溷廁位置序列凡屬奉生給用無一外求者爰
崇教本靈山大像羅漢諸佛以及高僧良準秦谿所由
寺也莊嚴肖貌生韻神觀如作欲語駭矚恍顧忘其為
粉繪矣費凡木石陶瓦冶鐵蜃灰諸直計錢百萬又萬
錢者八而贏斧斤巧墁雕鏤績畫負荷任力諸工計錢

十又八萬而足傭食稱是塲埴捏塑諸像飾以黃金丹
砂空青水碧其直計錢二十八萬溢于數起工癸丑仲
春丙辰仲冬告成事而後法喜光復舊觀矣是非楫與
道心之勞也佛之佑也遠近檀越施捨之力也他述光
景靈異怪神響應張皇口語間勃勃欲吐吾不能知已
吾所習知者道心之誠不二足以感人戒楫之勤匪懈
有以集事斯其糾衆力斂鉅貲舉積廢而終以有成也
夫夫天下名山勝水域為物地者十七八至凡一泉一

石涵清露竒差遠塵望者靡不為桑門所蹈籍由大都
以及委巷梵宇星繁未可數計也其新而敝敝而更新
物理固然吾何記吾何記不亦多言矣乎然獨于茲有
深慨焉而因憶嘗所諸著云佛之生也遠中國二萬里
其沒也距今茲幾三千歲且其教荒忽謬悠未易方物
而流俗至今尊向之過其宮則修容瞻其像則偃躬至
於其徒治其居如欲以奉其親相與致志強力持之克
終以必復其始而後已是果佛之福田利物也廣與幻

術震世也神與抑民生之無教而見異物以有遷也易
與夫自王教熄而異說興行人皆貿貿然詭馳橫騫無
已也而佛氏宏誕之說入人尤易而深故舉世趣之若
驅焉吾道更千百年至于今委棄鬱塞不復顯行於天
下也然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所以教者如其徙治其
居致志強力持之克終以必復其始者之難其人耶吾
故究佛氏興壞之端而并識予之所感焉

幻悲閣記

羅洪先

嘉靖壬午五月余與劉孔脩雷時孚共學大雲寺主機上人劉以世契雷為余說尚書號莫逆交旁舍則蕭其士艾于中雖異火侶然飽而嬉夕而遊必此四人俱非抵掌而談時事則唱嘆而誦古文而其年俱長余謹兄事之居兩月各以事解去當其去也由由然屢顧而後能別蓋不知其屋之虧蔽與湫隘也明年冬余與劉至寺書機上人墓碣又明年雷以瘵卒乙未艾客死信豐而劉以丁酉病不起三年己亥余再至寺訪其故處有

閣巍然有圃蔚然余仰而登俯而瞰外之溪流山色無異于昔其下則化虧蔽為疏通易湫隘為軒豁而此三人者長已矣不可復睹矣于是潛然涕下而悲不禁又因以悟為佛之說者必且相啻固莫知吾之所為悲者何也凡為佛之說者以破除世界為宗彼所謂世自其流傳不斷言之者也彼所謂界自其分別不混言之者也其意以為凡人之有身皆緣情想之注而身之所貪著者皆因割據之明前後相汭彼此不相假吾與人始

多事矣今視此三人者自其少而壯壯而老已不能自必于其身況其身之後乎又況後此三人者乎而吾與此三人所居者其為虧蔽湫隘此地也其為疏通軒豁此地也彼易其視者土木之飾終為劫火餘燼耳從而推之凡物之美惡得失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凡人之厚薄疏戚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則凡所謂不壞者果何物耶若是則焉往而不為世焉往而不為界亦焉往而不為幻吾處于大幻之中乃為今昔俯仰之悲

以貽佛之嗤不已惑乎雖然幻者不得不幻幻何擇于
悲悲者不得不悲悲何害於幻是幻固幻也悲亦幻也
若是則持佛之說者亦不免于惑矣乎自余去此而他
遊也其侶衆其地易其日久皆有甚于此者矣然而獨
此為悲則是交物之始所謂創見焉者也凡創見者先
入以為主而寓意重及其稔也緣習以俱忘雖然有物
奪之則漫交者亦不能為悲故少能記憶老則健忘其
精專之故也嗚呼安知後之不為悲者之不迷于幻也

耶若是則又何惑於悲於是題其閣曰幻悲而追書以警學佛者建閣為機之徒尚聰道正二人勤苦不懈凡可以起廢者不遺余力而正又知持佛之說故余樂與之記記成于乙巳四月後閣成之十有六年

洗泉記

曹臣

洗泉為吾鄉古巖寺搜幽居士余奉倩掄仲鮑無雄鄭君實方羽伯諸子結社事也寺去吾永昌里四五里而遙有巖焉寺藏于腹巖左有泉瀲瀲穿石罅中出劖山

足而承之為池者二湛碧如連曜然上池供引汲下池
供洗滌寺僧千指於斯給也泉質甘美環諸山百里無
出於上者春秋二茗薦香時名流勝侶不憚遙力負罌
來汲侈其勝云日久寺僧視為溝洫間物且厭人跡交
至不甚珍惜一切糞除委積狼籍積物成垢積垢成腐
積腐成蟲泉之真大喪游人至止恒費躊躕四顧心欲
一啜之而不得其真焉奉倩諸子覩此慨嘆乃聚而謀
曰奚必委僧咎也儕實為政夫積不可使之行垢不可

濯之淨乎腐可變而為新蟲可縱而之壑若約以一月
一至一洗焉則四病盡除泉之真大還矣嗣是人德我
力讚嘆歸我僧權日削強者生怖嗔者生媿儕實為政
耳於是相與盟於巖下如前約每月訂晨而往或朔或
晦或望參差無定期惟是寺之僧不得擬議日潔以伺
我日潔以伺我而我之權益重護泉之法不其密乎夫
巖下一盟而六法具無住生心慈悲化度興淨滅垢鋤
強殺嗔盟之功大矣辛未秋予從遠道歸適遇諸子明

日為訂期邀予同往欣然從之操斗運帚躬自為役頃刻而新二池不自知其濺裙濡履也命酒坐酌樂觀終日臨行掬漱數斗而去是役也神實王樂不可無記成詩一律載諸別記

觀育王寺舍利記

戴洵

嘉靖戊午秋余叨鄉薦過穿山謁撫臺經阿育王寺入觀舍利時年二十有五見小方塔中懸金鐘下綴一珠如常珠無他異也近見平湖尚書五臺陸公所為募緣

疏云圜轉不定初見如芡實已如彈丸如瓜如車輪五色變幻心甚竒之未有以信之今萬歷庚寅秋余病寄淨慈閱大般若經偶遇山人徐子裁約為四明之遊歸抵延慶又遇山人王仲律迺共往阿育王寺復出舍利塔觀之則見金鐘乍中乍邊時高時下綴珠或長或圓時三時兩既絕與陸異而二山人及同行李之華元甫父子任上人下及從者數人又所見人人殊也豈真神靈恍惚變化有無之間耶將余之心目少小自定而老

更眩瞽耶抑諸人所見亦如余之老而未及其少也耶
余將何信焉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孟子曰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操則存舍則亡嗟乎此其
舍利之說也

重修大興寺記

趙鉞

大興寺貴之省臣歲時綿蕞習肄之地也嘉靖辛酉歲
杪余與侍御巫君總戎石君入寺以獻歲同為儀時大
水之後見更衣無所民區與僧舍無別共以為嘆曰是

不可無修偶宣慰安萬銓至彼固擅積且明鬼者因以
神道為教使任重修事辭曰吾能供費而不能供力迺
獻百金為助計其金可具木石磚瓦令貴前二衛揀老
弱不能荷戈者役之迺先其所急首築墻垣以限民居
次修更衣廳以候漏次殿宇兩廊次門庭以示虔不數
月廢者俱新視前益固居未幾又有修蓮花庵者羣至
持疏丐助余笑而書曰我以如是布施是大布施人莫
解吾意又有修永祥寺者亦持疏至余曰彼固見大興

寺重新信以我為諂佛者迺進而告之曰汝輩不見北
門之市乎有貨楮寶之肆者遇時日之良及扉求市者
接袂而入聯臂而出問之有用以祀先者有持以祀先
聖先賢者有輸靈祠以為報者有哀鄰里親故以為薦
者亦有商旅走四方而以為祈者又有漁獵樵種之夫
當入山林田澤而以為禳者其市楮同其為用則異汝
以吾意與若意同乎吾之修大興寺以為祝聖之處不
可不嚴非謂佛能貴我富我生而壽我我固為是以求

利益也吾聞佛之為道貴清淨慈悲以不殺為教而習於其學者則其氣柔弱不振今吾方以殺為事日治兵戎以驅除不祥則其為道本與佛異雖以是饗之佛其悅吾乎况吾之人方蓄縮不揚日以賞罰鼓舞之猶不能作其氣以宣厲國威而又以柔弱不振為教必不然矣若使苗人皆和順其心解釋刀弩以安伏林谷則深所願欲又不敢譎張藉佛為教也既告之以故因以為重修大興寺記

東明縣重修資壽寺記

穆文熙

東明之東二十里許有集名曰陽進旁有古寺一所前有塔嵬峩干霄澶淵王或氏為記云唐世所建至梁而其寺益盛歷金元以來至我朝中間兵戈相循殿廡頽圯僅存古塔至永樂中有遊僧洪如與其徒依塔結廬稍稍葺殿宇禮佛景泰乙亥始為瓦殿三楹及嘉靖改元而古塔為邑令拆毀殿宇頽然不蔽風雨乃癸亥歲其六世孫資暹與其徒間紹間紀各崇祖教又值國家

無事時和年豐謀欲修之而集之居人韓緒葛守分者則首捐貲以為衆倡遂起大殿五楹廊廡稱是至乙丑而工完金碧輝耀丹漆掩映鈴鐸遠聞數里蓋屹然稱雄刹焉而佛事之興益有加于昔時矣守分輩又各以祈禱有顯應信尚既切崇報無已乃相乞余為紀其事予惟佛者西竺之教儒者不道然其教主寂靜持法戒服其教者往往能屏思慮輕世故舉凡死生得喪之事皆歸之於無有而其心常快然焉此其義亦有合於我

儒主靜守虛之旨則其教又豈可以盡非乎且予觀往古君子其始類皆攻擊佛道而其後又往往逃之於禪此其故何也蓋始而慕儒之過以儒者道兼三才責令民物凡業其術者即能身致通顯佐理巖廊駿功鴻烈殆可咳唾而成故於他氏之學則傲然視之而排擯之無已及其閱歷之久利害坎壈感其念是非讒慝動其心故有如太史公所謂擇地而蹈之而反遇災禍乃其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貴人或忠信而不

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為衆人患功
有難于必成志有難于直遂故始悟于儒教之為苦未
若談空者之為樂其勢自不得不逃于禪耳則佛教又
何可以盡廢乎但閭閻之夫未能深識佛教而徒執其
因果福田之說以為事佛可以徼福近則及于身遠則
及于來世而競為紺殿法宮以承事之曾不知紛華靡
麗正佛教之所戒也責報應而恣妄想正空虛之反也
茲皆慕佛者之過也而佛則何過焉余故因韓菖二君

修寺之舉以伸古人神道設教之意

報恩琉璃浮圖記

陳沂

南都城之南聚寶門之外有大佛宇孫吳時云神僧所居南朝始有寺因地長干曰長干寺趙宋改名天禧寺國朝永樂初大建之準宮闕規制而差小焉名大報恩寺故有浮圖舍利光文皇詔天下盡甄工之能者造五色琉璃備五材百制隨質成色而陶埏為象品第甲乙鈎心鬪角合而甃之為大浮圖下周廣四十尋重屋

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外之門牖實虛其四
不施寸木皆埏埴而成連大宮後疊玉砌數級上為五
色蓮臺座高擁尋丈乃列朱楹八面闢為四門懸十有
六牖於八隅門大神具陀優鉢曇花壁刻以天王金剛
四部門大神具頭目手足異相冠簪纓胄衣帶瑣甲異
制戈戟輪鐸器飾異執種種不類載以獅象承以焚燎
井拱翔起光彩璀璨覆以碧瓦鱗次螭頭豹尾交結上
下又蔽以鏤檻雕楹青瑣綉闥于外二級至九級不設

瑣闥惟楹檻皆朱壁皆黝堊椽拱則間以玄朱其花萼
旋繞牖戶懸闌之制皆如初綴焉盡九級之上為鉄輪
盤盤上相輪疊起數仞冠以黃金寶珠頂維以鐵緯陸
以金鈴每級飛欄皆懸鳴鐸明牖以蚌螭薄葉障之冒
出楹外凡百四十有四晝則金碧照耀雲際夜則百四
十有四篝燈如火龍自天而降騰焰數十里風鐸相間
有聲浮圖之內懸梯百蹬旋轉而上每層布地以金四
壁皆方尺小釋像各具諸佛如來因緣凡百種極致精

巧眉髮悉具布砌周遍并拱疊起皆青碧穹覆如華蓋
列牖設篝燈處若蝸殼宛曲一竅穿出門至絕級亦洞
敞首不低縮出櫺檻外則心神惶怖不能久佇四顧羣
山大江關阻傍達無遠不在近觀宮城解舍陸衢水道
民居巷市人物往來動息罔不畢見飛鳥流雲常俯視
在下矣

重建新淦縣德領觀記

習嘉言

老氏之宮峙之以穹堂崇之以奧殿翼衛之以重門修

廡自通都小邑以達於深山窮谷莫不歸焉真焉者雖
由其徒之智猷才辨足以振起之其賢則出于富室而
後能以有成否則未見其就緒也新淦秀峯山之德領
觀元季燬于兵洪武庚午玉筭之承天宮道士郭景貞
暨其徒羅引年來住持焉殿堂門廡存從鼎創歲月既
久滋底頽弊正統丙寅引年之徒劉嗣漢意謂維楊實
醜司所臨巨商大賈雲集於彼遂持疏往叩檀越廖延
昌偕姪昭賜李厥初為之倡且為之勸廖與李固新淦

名族也衆以其勸樂為之施嗣漢所得殆不貲矣于所謂峙之崇之翼衛之者歸而鼎創之無難色構架于丁卯臘月廿又一日落成于巳巳冬凡齋宿之舍庖湏之房以及像塑之粧嚴率為之一新遠邇瞻覩者莫不相羨謂茲觀乃葛仙翁修煉之所丹臺井竈示異迄今四山環抱者皆玉笥之分支玉笥為洞天為福地實神仙之宅其環抱茲觀者亦存異蹟東曰雞籠峰三佑真君道場在焉南曰大聖山唐真君道場在焉西即秀峯山

丹臺井竈具于其麓北曰劉仙觀劉仙飛昇之處也茲
觀屹然其中前俯清溪風氣完翕詎無神靈為其庇護
觀之幾廢而輒興者孰使然歟棟宇垂成而延昌遽爾
物故其子魯汶繼其志而完美之復捐貲跨觀前之溪
為石橋其孫建中者上北京述祖父所成于予求為之
記以示久遠嗟乎前世以來南面君天下者必躬理萬
幾委之有司而後得以少逸公卿大夫暨于百執事必
夙夜靡懈修其職務而後免誚夫素餐士農工賈必世

其生業以給其身家而後免懼夫凍餒老氏之徒乃衣食其間施施焉自如又能侈麗其宮以尊禮所師其故何邪豈獨老氏哉釋氏之徒為尤盛焉余于是猶莫知其故而不能無所惑矣因記茲觀故云然也

尊

禮

所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三
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劉澐

謄錄監生臣周桐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三

餘姚黃宗羲編

記四十七

寺觀

重修工文菴記

萬士和

求木於市採石於山出甕于窰鑄釘於冶鳩工匠于諸
役於是鋤者鑿者挑者載者斧者鋸者塗者砌者百藝
咸備然後可以成屋故衆人為之則易而一人任之則

難間閉富人欲作一屋計其蓄聚飭材大率經歲或數
歲而就至於菴院之修建某也助錢某也助力不踰時
而畢其成之易較富室反倍焉余嘗思之末世以財為
命各厚積以自焚而不肯棄一錢以易民死其菴院之
施舍至使窮鄉小戶樂出而奔走焉豈專以禍福報應
鼓動乎人哉則又嘗思之矣富家巨室不但私其室中
之藏較量於鉛銖之間而德色於一飯之設其無勢利
者曾不得望其門墻而華棖漆壁朝塗夕抹賓客之得

至者有涕乎其中則怒于心而覘於目至於菴院之成則遊人行旅酒徒詩客輿疾待死枵腹求食者無不畢應若驛傳焉其便於人而切於用世固不得而無之也世不得而無之則其出錢力以助之者亦其情然也是豈專以禍福為心哉然則為政者不禁富人之過制而以毀寺觀為賢其亦未達乎情者與宜興工丈菴在邑之北可十五里自官河湛瀆口入可半里吾師荆川先生由毘陵往返多至焉一日余隨侍先生於菴中寺僧

德琇者出其修造始末求文記之先生以命於余余既不敢辭又感夫世俗之各私其家而菴之可以為會悟所也因為記之然余於德琇又有說焉富人知嗇其材而不知嗇其精知潔其屋而不知潔其心故窮奢極欲伐性喪生之事無一不備僧家外同于人而身裡寶珠如來法眼竟不能獨探而自惜亦且隨眾汨沒焉貪心未斷妄曰安禪則亦與彼之伐性喪生者等耳藉使其與富家大戶易地而處焉豈不易地而皆非哉然則富

人之鄙嗇僧人之外同乃其習之固然而失其真性一也夫僧以外同人而人猶助之如此苟能明大事因緣以如來法眼闡教其助之者當何如哉德琇樸質無華固非縉于勢利者然試以吾之言觀於僧與俗之人則亦可以自觀矣是菴修造之始末創之者宋咸淳二年潭心也再整者圓音也又毀而修則在嘉靖庚寅其僧曰道明而德琇則于辛丑歲重整其殿宇者也

長水塔院記

屠隆

余嘗與袁長史福徵沈徵君明臣馮吉士夢禎登泖塔
坐藏經閣憑欄矚眺四面空水迴絕大地浮屠巋然矗
立煙雲空翠間洪濤礮擊日夜撼其下川魚沙鳥芙蓉渠
菱芡參差歷落鐘磬之音泠泠然與波浪相荅少頃斷
虹蜿蜒橫挂木杪日氣霞彩下射湖心殿角迴映閃鑠
陡作黃金相又頃之月出東海波空如鏡流光蕩漾直
似浮金刹云余心灑焉樂之時與諸君各賦詩紀遊蓋
幽峭空曠離塵絕世足資高流棲遯詞人登覽洵雲間

山川之最勝處也按圖經泖者谷水也故秦由拳長水
縣始皇時童謠告異野媪示兆一旦陷為谷水而泖名
焉每遇天水澄徹隱隱下見城郭衢道井甃又器皿故
物往往浮出間多神異傳諸好事者余則悽惻以傷此
與禹母空桑之譚歷陽化湖之事何其大類也余聞之
數無常住物必有壞大化遷遷儵起儵滅若空若幻滄
溟揚塵天地墮劫即大物不能逃而况一邑於何有釋
氏等之為露電空花眇不可執陵谷相尋從古有之即

吾今日之肩摩轂擊者安知非昔日之洪波巨浸今日之洪波巨浸又安知不為後日之肩摩轂擊也而世人據螻蟻寸壤假蜉蝣刻漏馳蝸角之名嗜蟲臂之血忘旦夕之命而營千歲之圖及其聲銷影沈瞥焉一夢難以語知余覽泐之勝則蕭灑以樂而尋泐之故則淒其以傷其樂也以物樂其傷也以物傷浪喜浪戚往來於胷是發於浮想非真性也是為物所轉非轉物者也然余之戚其起於樂乎有樂即有戚無樂何戚無樂無戚

外境常移真性常湛而心地常樂樂根於性凝然而寂
炯然而照是謂如如如如之樂不可得而樂不可得而
戚其庶乎余蓋未能而浪有喜戚柰何不為長水之壞
哉何者往來者不停之運也成壞者必至之期也委順
者至人之幾也執著者萬物之妄也萬物遭不停之運
乘必至之期則壞固妄也當其未壞亦妄也以物執物
故卒不能離于妄以妄求妄故卒不能逃于壞而識者
顧謂真性不壞歷萬劫而無恙超諸有以獨存儒者之

所存養二氏之所修煉皆是物也視長水之成一浮沫之聚也其壞一游塵之散也究而言之則滄海一浮沫也天地一游塵也夫是之謂超然而余向者之浪喜浪戚隨境物而轉不亦細乎塔始于唐觀符間僧如海所創建殿宇塑諸聖像者嘉靖間比丘某築藏經閣者其徒自正也閣成延四方高衲課誦其中不輟而大宗伯陸公樹聲倡緣為置大藏割腴田數十畝以供香火遂為吳中名利云

聖光永明寺記 李維楨

聖光永明寺在五臺山漢名大孚靈鷲以騰蘭故北魏一
名花園以十二院故唐名大華嚴以新譯經故明永樂名
大顯通以多神應故萬曆三十五年賜今名初蒲阪僧福
登游蜀為文殊師利象及殿金十萬斤高二十五尺廣深
各十五尺水陸萬餘里將至議所奉安僉曰顯通可登並
造大士普賢象殿制皆同上聞賜金三百錢十五萬慈聖
太皇太后賜數倍之已而上金書佛說眼明經十二卷為

慈聖祝釐以寺制狹小革故鼎新上為易名而勅登住持
登辭以老請得寶塔寺僧法須來代須既至乃與登經營
不三年而工具舉更寺門東向北為千手文殊殿左右為
十方堂為淨業堂南復為文殊殿如故時象進為三身佛
殿沿顯通之舊而加麗焉進為七處九會殿事光明遍照
佛皆累瓊瓚無柱棟進為請聖殿為五須彌塔為新造金
殿掘地而得徐花石若干枚適與殿等事甚奇翼以兩藏
經閣閣亦用瓊瓚若漢屬玉之意其左右有祖師伽藍諸

殿禪堂講堂庖湍庫廩養老居疾若僧廬九千餘楹維
楨與登相識于京師且四十年復會晉陽同遊五臺而
屬為之記是役也楨竊仰窺皇上仁孝大畧焉比歲左
貂右騶四出摧修宮錢靈昆畢圭仞積三殿久燬司空
曾不得一木一石之用邊境危如累卵請餉一切不報
而獨于佛寺金錢無所愛中外奏章不留漏刻之聽而
手書梵夾端莊無纖微苟簡凡以祈母后萬年也此上
之大孝也珠玉不脛而走萬里人好之耳天下熙熙皆

為利來世衰道喪仕于朝工于市商賈於四方不遺餘力而讓財其為龍斷一也上業罷州不罷稅州稅使中白簡無不簿錄其家惟仁人能惡人有賤丈夫焉惡而征之至于比丘無常業寄命于人不必有清淨戒律之實而迹則近為大衆明因果談色空導之嚮善不必有福田利益之實而意則慈是以惟諸僧與水旱無告隱民上發政施仁恒先二者數損尚方水衡之供為衣食資裒多益寡其此類乎今天下曉然知為利者不必利

不為利者未始不利務本而黜末以出世法行教世法
此上之大仁也然楨復有感焉福登周行天下所繕造
工非一費數百萬鎊銖無染人尊信之檀施雲集上與
母后稔知其人捐金恣所使不問出入迄用成功登孱
然老衲察于衆而得法須法須一旦能領所素不習狎
之衆與諸匠師徒庸遠近數千人廩然受要束如奉大
府之憲此非知人善任之效最較著者哉一寺且然而
況天下今官府闕隔股肱心膂莫知所寄八座九列不

具官署有茂草政令廢弛膏澤壅闕災沴迭見狂狡觖望非冀在易為否為睽在詩為板為蕩杞人過憂天隕有如以二僧事入告上瞿然悟而敬大臣體羣臣式序在位亮采惠疇大孝大仁之化光被四表是齊王好勇好貨而孟子納約自牖之一端也維楨不佞因記新寺緣起而附以狂夫之言庶幾聖人萬一擇焉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袁宏道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為天皇山自

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畧
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清
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于傳聞而遂據以
為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
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
遂輕是夕現像于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
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
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

歸長沙後屬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為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效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髣髴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峻捨宅為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為怪非真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形容不及為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為

真無而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者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釋氏幻詭竒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陞降而賢聖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怪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質于神故怪之攝人也捷于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氛珮玦流字之怪則天不畏地不有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怪則地不靈夫天地非故為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未始不

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典彛也聖未始
不怪如儀鳳落烏出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
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恒為
怪以攝天下是不然辟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
爾一萼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怪使花而常萼花將不
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
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尼謹喜讚嘆之
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懋化吳人

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殿堅綴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
士樂其竒而悼其廢非區區為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
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袁宏道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為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玉
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為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
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游以老去
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而師白髮髮如舊時逆其生當

在宣成間也諸侯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纒
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
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雞髮白雲山禮大
僧德敬為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
為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
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為屋稍稍
剪夷其積圜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
者累累如笠巖上蓮池二闊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

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之數年
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者不至虎耳巖
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為慳緣必痛哭去
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
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好竒者
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豔雖齟男稚女靡不道
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以月至
自嘉隆以來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為密

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糶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跌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為竒談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其耄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鬢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清健望而知為有道會慈聖出內藏金為師治塔塔甫成而金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

余世系年甲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
大者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而
志之今未暇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三百七十三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四

餘姚黃宗羲編

記四十八

寺觀

祇洹精舍記

顧紹芳

自吳淞江南折為千墩浦自千墩浦東折為濇浦自濇浦又北折瀦為迴溪而聖像寺當其處平疇蒼莽修林蒼蔚浦東西之勝度無與鴈行者而異時海內豐登民

物殷樂佛者得以侈大其教精廬蘭若所在而有而聖
像初自典午之代其名尤古以其地勝而名古人尤爭
趣之寺凡五院院有層甍疊閣幽房曲林靚麗宏妙無
與為比蓋自余曾大父徙家千墩浦上其地無他名山
茂園可以登覽獨時時遊行寺間以為娛其後余伯父
上舍公家大夫並讀書其中嗣而負笈遊者其廬常滿
蓋三十餘年而余兄弟復尋家大夫之迹則銷歇之感
非復曩時之所聞者矣層甍疊閣或鞠而為蔓草幽房

曲林或化而為平蕪此非佛氏之教頓有利鈍而吾民
方椎髓剥膚養生送死之不贍而何暇以其餘潤色異
教哉故非其徒確苦自立以尊其教吾見佛氏之宮日
圯而歲了葺與凡物同盡已耳寺之西北院有老僧曰
鑿蓋古支遠之流而其孫越以慷慨嗜義佐下風院有
閣久廢弗治顧嘗每飯念之而余之棲其廬也越指其
隙圃謂余曰閣之工鉅矣吾以力弗竟吾志而竊嘗好
禮賢士大夫將小築數椽環以卉木貯鑪鎔香茗其間

以休客之來者然莫能攘而先之落成之日請顏其額
曰祇洹精舍而徽子一言為記余甚壯越之志而私怪
其難讐當是時越囊空無一錢特苦漫請而漫應者蓋
余去一年而越款門告成事且來請記噫以今天下之
物力非及鄉時之什一而兩上人自鉢衲之外未嘗懸
募請謁以勤長者而獨攻苦茹荼出其節縮之餘不日
而成斯舉且不以居緇黃而以待士大夫之賢而遊於
是者此其賢豈直釋氏之翹然者而已哉吾量其志事

無弗可辨者閣且次第舉矣精舍凡五楹地在萬木中
不山而高不谷而深幽詭奧絕入之者以為異境此即
昔之幽房曲林宜無與爭勝者余獨賢兩上人興于既
衰之後為尤難不宜泯泯而余世于茲土若有夙因故
卒踐諾而為之記

臨川縣古永安寺復寺田記

湯顯祖

天下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緣境起情因
情作境神聖以此在園引化不可得而遺也何謂忙人

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此皆天下之忙人也即有忙地焉以苦之何謂閒人知者樂山仁者樂水此皆天下之閒人也即有閒地焉而甘之甘苦二者誠不知於道何如然而趣則遠矣朝市之積則有田廬山水之餘則為寺觀故寺觀者忙人之所不留而田廬者閒人之所不奪也臨川古為名郡五峯三市在焉三市者市也五峯之間聞有觀九寺十三蓋入明以來大為忙人割奪盡乃至稗粥無所而古永安寺境界巋然獨完其田則

大半無有矣邑侯袁公起於蘄黃來宰於茲廣山川之
精深性相之學披圖而嘆曰臨川人之憎間人也一至
此乎有能從吾言而反其田者吾徒也於是郡弟子劉
某肯籍所買田若干畝上之侯以歸于寺侯為欣然告
世尊而撫之曰此所謂孝子劉某也而適是時有僧大千購
得南都藏經以至而尊置之寺侯曰有其書矣而無其
人何於是有浮梁僧水月為達觀先生弟子精心苦行
通於評唱之義適來寓斯人士與遊始知有所謂宗門

者久之長干寺僧大初來講蓮華經聽者千餘人得田而食無不歡喜贊嘆曰此固我侯之福田也嗟夫當忙人之急得此田也豈不曰彼無父母妻子之屬先王所禁遊民者吾非真有所憎利其田姑以蕃其種類云耳嗟夫此所謂奪閒人之物以將養忙人也固一其說然試以語彼使天下皆忙人而無一閒人皆忙地而無一閒地則亦豈成其為世相也哉且今所從遊於二氏者彼亦有所業非所禁遊民也如其為遊民法固禁之久

矣所惜者遊人之非遊而閒人之未嘗閒也非閒非遊不可以涉道是故聚百閒人而食之必將有意乎道者焉聚千閒人而食之必將有進乎道者焉不已而食閒人至於萬猶將有得道者焉道之喪世也久矣幸而有一人焉其何禁於千萬人之間而奪其養哉即未有之庶幾有之如以食百千萬人之間者奪以養百千萬忙人其必無冀于有道者矣則亦有蕃其種類而已然則侯所為存寺者或不在田而在道飯器無殊香色有異

後之遊間逞來食于茲田者其亦有感於侯之弘願云

琉璜里下庄菴自置庵田記 秦峒

大地盡墾墾也有可以自喻適志而澹然無求者意惟披緇髡頂之流乎萬鍾之奉以有妻妾五鼎之享以有兒孫而若輩皆無之是宜澹然無求者莫僧若也然而沿門乞食之教又似偏為若輩設者忘其清淨之本來而盡化為乞人之行徑世之熾然多求者又莫僧若也有說於此足矣而後可無求僧之不能食槁壤而飲黃

泉亦猶人也舉其一飣一粥而盡寄命於他人雖欲不求而有所不可有人焉積其窮年梵唄之所得拓之為恒業率其徒力耕焉而有以自給則亦僧中之錚錚者矣琉璃里之有下庄菴也二百年於茲自守中上人之奉辦香而來也晨鐘夕磬無間寒暑乃漸累其經懺餘貲恢其址之隘者葺其棟之頽者飾其牆之穢者覓其地之污者更以其贏貿汚邪二十畝春秋倩工以耕力或不給間驅徒以佐之偕其道侶復霞隱霞誓世世守

焉於是環璜水而居者咸額手上人之有功茲菴也秦
子曰上人非獨有功茲菴且有佛氏矣吾聞古之君子
有為佛教攻輸者永叔歐陽氏之正本論康侯胡氏之
崇正辨是也有為佛教守墨者純甫李氏之鳴道集天
覺張氏之護法論是也而說者各不相下而近日眉公
陳氏更剗為朝廷大養濟院之說以解脫之夫彼法中
故不乏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而至埒之於無
告窮民不又以調停之過近于不恭耶且佛氏之故以

沿門乞食為澹泊家風不為貪癡人作地明甚吾願學
佛者不師其乞而師其不乞如上人者差可謂有其意
者也設有人詰之曰爾何以不耕而食亦既耕矣又詰
之曰爾何不自食其力則此數畝污邪者皆三十年晨
鐘夕磬之積也亦既自食其力矣必如是而佛教可與
儒教並行不悖攻不必輸守不必墨于大地播壠中超
然為恬澹無求之人以一洗眉公養濟院之名之辱胡
為不可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五

餘姚黃宗羲編

記四十九

題名

安福縣儒學貢舉題名記

胡儼

士有一鄉之士有郡邑之士有天下之士自一鄉之選而登于郡邑自郡邑之選而升之朝廷所見者益廣所聞者益博所與游者益衆于是乎薰陶變化措諸事業

其所造就益遠大而高明矣推原其本則有自也蓋自鄉而論之戴髮函齒之徒不知其幾千百其中之為士者僅數人焉自郡邑而論之其為人不知其幾千萬得為士而列於學官者不過數十人而已以郡邑之數十人三年而後擇其尤者貢于會府角其藝于風簷寸晷之下較高下得失於有司而得與名於其間者又千百中之數十人焉以千百中之數十人是又拔其尤者而貢之朝廷合天下之材者能者各以其藝又相與角焉

而得與名于其選者則又千萬中之百十人焉由此而言士之登名于科舉者不亦難乎大江之西天下號稱文物之邦每當大比吉士居多而安福實吉之屬邑也歷科以來有其人焉而學校之策名者則始自彭汝舟也自汝舟至於今凡幾科而膺貢舉之士凡若干人顯融于時歷揚中外表表偉偉皆為聞人永樂初元儼備員禁侍與讀進士卷若彭汝器者文行清古余甚重之今詢知乃汝舟之弟苟無君子斯焉取斯信乎安福之

多賢而彭氏可謂繼美矣雖然儒者之事豈科舉而已乎哉居廣居而行大道致遠大而極高明利澤加於時聲名昭于後豈非儒者之事乎余蓋有厚望焉是為記

江都縣學科貢題名記

李東陽

江都於揚為屬邑舊文獻地也自國朝洪武初建學置師設科舉歲貢之法茅拔而進者時不乏人山陰董言豫來宰是邑政事之暇考賢書稽宦牒得科貢之士若干人曰此而弗識無以示後學乃彙次其名刻石學宮

之庭石既成則馳書京師請予記夫名有貴賤有賢不肖貴與賤為虛稱賢與不肖為定論故君子不以窮達得失為計而疾不稱不畏無聞殆以是耳蓋自公卿大夫以及士農工賈皆有名其始隸於版籍甚微也升於庠陟於國學其名始有以別於人人及舉于鄉選于禮部皆錄名于梓以傳進士其最著者故錄其家世邑里加詳又題名刻石樹之國學皆令典所不可闕者而其名籍所在若府州縣者又私與題其名于學宮則國學

之遺意有司者之事也夫使士之名于此者大足以傳天下而小足以傳之一鄉不亦榮甚矣乎及其名載官籍功施而事見司銓覈者歲考秩計執公論者從旁而議之某廉某穢某勤某惰皆判不可揜而凡官職之大小不與焉歿而傳於史冊或有奸宄貪濁者人得指其名而斥之其或免乎是而庸庸碌碌泯沒而無聞者又不知其幾也其忠孝貞潔卓然稱為名臣銘鼎彝書竹帛歷萬世而不朽者於是始得為真名而所謂崇卑貴

賤皆泯焉不復論矣然則為士者其可以自恃乎哉江
都之士由科貢而陞者或居侍從或居風憲以至于州
縣學校之官其以政績著者益多矣今考諸鼎彞史冊
之間亦嘗有其人乎後進之士仰遺風慕餘光志感行
勵必有勃然於此者亦今日之名啟之也若羨榮慕貴
徇虛稱而忘實用則茲名也適足以為訾議之資石惡
足恃哉董君以進士出宰有政譽尤注意學校此其餘
緒也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記

莊景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暨六合者則獨于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邑而吾江浦自有國迄于今登進士者才七人鄉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常以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故靈而吾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科第則視他邑為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

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天下之人才其多不
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斲石以
求玉而疵瑕莫掩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由是而出者亦
難矣又吾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
一二夫科目之嚴又如此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故雖
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為儒服亦不能以相及矣以吾兩
邑之人之少為不知學而以其地者或非也雖然人亦
何病於少哉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珪璋琥

璜爵者此以少為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
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五人十人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
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之者不貴于多也魯哀公以
儒號于中國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
服獨一丈夫立於公門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是
魯一儒耳世稱魯為禮義之國一儒何少于魯哉由是
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
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為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

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
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來督南畿學
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求予記予未
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尹事而復以是請予
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
此且以勵吾同志毋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
之人

甘肅都察院題名記 王鴻儒

甘肅在中原之西數千里當玉門陽關之內漢史稱為故匈奴毘邪王休屠王地予考之於書殊不其然昔唐虞都冀即今平陽帝都四距各五千里所為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是也書亦曰黑水西河惟雍州燉煌在甘肅為極遠郡後漢志註謂燉煌去洛陽五千里則去平陽又不克此數矣且黑水又在其地昔商道既衰棄稷不務不密處豳郇之壤而猶曰自竄于戎翟之間周末小雅盡廢四裔交侵畿甸之中尚有戎落况甘肅之遠乎

由是觀之甘肅在三代之前固中國諸侯封畛也其疆域如此初武帝徙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無道後皆為衣冠大族名臣良將策畫之士藝能之人累出其地其人才如此酒禮之會上下相通賦政寬厚吏民親服風雨時節米穀常賤盜賊稀少和氣之應賢于內郡其風俗如此地廣民稀水草宜芻牧其畜為天下饒其土產如此王莽末關東兵起竇融獨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

津足以自守其險固如此由是數者而觀之夫豈可以
荒漠其地而鄙夷其人哉太祖高皇帝既定中原之五
年命宋國公馮勝拓地西陲而甘肅始入職方氏自是
而後率以宿將鎮守其地後復以文臣與中貴凡整軍
經武實共參協其所以南輯羌戎北禦蒙古西扞西域
諸國者無復遺算自是關中無事而海內晏然矣正德
戊辰內鄉胡公由山西右布政使進拜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奉勅出殿茲土公至鎮與元戎勅使協規一心蒐

軍實繕卒乘積芻粟完亭障謹斥堠校功簡士號令精明暇日因稽按故牘求嘗巡撫于茲者礮石題名置於公署用存故實遠遣使幣而命予記之竊聞自宋司馬溫公著諫院題名記而有忠詐直回可懼之說天下之論莫能易之子嘗以為中人之資可導而上下者以是懼之可也題名之意疑不止此昔趙文子枚數晉之名卿而獨取士會謝混歷評族從子弟而深與弘微君子尚友千古之士而論其世必有所從違以為處應事之

則而况居邊陲之雄鎮當國家之隆委而前人之政或寬或猛或繁或簡年歲雖遙事端相接其在故府可以覆視勒其名于石公事有間召老校退卒指其名而問其事事會之來資之以應卒不亦善乎比之徒懼之以忠詐直回之跡而不示之以主善得師之方者亦若有間矣公之意或魚出於此乎予昔與公同硯席每見公屬綴如流及公之仕也鳴玉禁庭均逸外服者二十餘年益明習天下事今茲建節一方統制千里其機神算

畧雖非愚淺所能測知然即此而求之亦可以得其梗
槩矣傳曰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茲作法矣公行還朝此
則當附涼州故事云

進士題名記

李元陽

天下鹽運司多無學而河東有學天下學多立石題名
而河東題名于壁南昌熊子天秀巡鹽河東之期年既
已鞏禁垣鼎廟學瀕行而建題名碑走幣於柵以問記
夫河東較利之地運學講義之府商賈逐末之流髦士

務本之人故非義無以辨利非士無以形商故作士莫如敦實敦實莫如尚名進士者未仕者之所求以至者也已仕者之所由以行其志者也其名可不重乎故錄字以尊名也錄經以原名也錄登科次第以實名也錄地以稽名也錄官以成名也錄始仕及未仕者虛其下以俟名也錄始正統丁卯本運學之復建也諸士子朝升而暮降左瞻而右顧前之車後之轍昔之形今之影寧無怵惕于中乎曰斯人寬以戒狹曰斯人果以戒疑

曰斯人剛以戒懦曰斯人廉以戒貪曰斯人忠信以戒
偽曰斯人達以戒滯曰斯人高以戒汚曰斯人諂病吾
直曰斯人弱病吾立曰斯人暴病吾仁曰斯人險病吾
心曰斯人誇病吾德奉七戒祛五病于是考政于是善
俗于是康國其科巍其名顯其熊子之志乎不然則彼
進士者三年之間而四五百人當日即弗聞者多矣又
奚貴耶柙聞之昔者稷契題名於唐虞益皋龍逢題名
于夏伊傅題名於商七君子晉產也名至今存並日月

光故有題一世名者有題千萬世名者諸士子如欲題
千萬世名以與七君子並則熊子固欲磨上黨之崖龔
大行之石挽西河而摸墨本於天下矣熊子名蘭柟姓
呂

吏部考功司題名記

陳有年

謂天下事名耶古卓詭之士靈名隱氏惟恐闕之不深
而墨流世齒頰謂無事名耶後天開物之英降迨九官
十六族具可考而名也夫名教之興尚矣榮名亘宇宙

僂名不齒于塗之厲名哉名哉中古以來何其斷斷也
陳有年曰不佞故嘗為司功云國家稽古建官錯事而
衡名實不可勝辨一綜諸司功其布在功令若稱者不
者貪者酷者罷若不謹者躁浮者才不及者老疾不任
者襍然而並程畫然而眈列較然擘若者之實而不得
眩鑿鑿然被以若者之名而不得辭昭昭然若揭日月
而行也或或然舉國之利器而以示人也此夫修混沌
之術者所不韙也而盛王之所宰制者聖詰之所諦也

志烈之所徇也好修者之所依而葆也齊智之所君其
教而勸應也天下得之則明失之則幽得之則理失之
則亂百代不能易也病者曰名教興使人礪真宅而遁
于名之肆以竒貨市為世妖祥嗟嗟其然哉請循其本
本期于真不期遁如以真則名與實未始離也子病實
乎如以遁方病其以名市也又安知其不以無名市也
若惟無遁遁則吾第按實而簡斥之奚逆病焉且國家
令若日月中天然然而谷歟鄙歟矇之俵俵歟吾猶不

敢知也利器非匱也砥者一之玩弗砥者二之頓弗受
砥者三之吾亦不敢知者若之何塗斯世於長夜而示
人以鉛也夫司功名實之官也曩不佞進受牘於庭而
榮者榮僂者僂則為之竦然懼退食於宴所有題名焉
論其世而榮者榮僂者僂則又為之竦然懼彼其榮若
僂也人之麗名耶抑名麗人耶此其懼也牘若石交傲
我耶抑自為傲耶嗟嗟天下小大之工亡慮數千萬人
司功與居一焉後先而為司功亡慮數千百人不佞與

居一焉吾與若皆遊于名教之內者也久矣夫其遞相
名也然而吾之名斯人也歟哉不如其自名也人之名
吾也歟哉不如吾自名也此吾之所為懼也非為其相
名也而為吾之自名也相名相遁吾有真吾者在人名
以其真吾而後名之教不為天下病然則題名贅石乎
曰人奚而鑑也盤奚而有銘也頻焉遇憬焉思戚戚焉
若命也此以真謀者也題名倘亦有裨乎遁斯贅石矣
不佞為郎之歲會石盈無以待來茲乃謀員外郎劉希

哲氏主事謝思敬氏趙夢白氏更伐石已而不佞遷繼
者黃睿卿氏式成之成之日偕員外郎王子修氏主事
陸梁彥氏劉元澤氏實來董記事不佞劣劣自承乏部
中旋已旋復十八年而郎是司名實無所底胡空言為
無已聊志吾懼而後之君子擇焉爾

尚寶司題名記

張治

尚寶司掌寶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
司秩正三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

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廕補丞者
無常員列署左右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之大者
曰奉天之寶為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
用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詔親王大臣調兵
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王則用親
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天子之寶封屬國及賜勞則
用天子之行寶詔屬國調兵則用天子之信寶曰誥則
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

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勲衛扈從及公侯駙馬都督日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龍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為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勲臣以勲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倍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

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寶行其為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勲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曹省皆有題名而符司缺焉嘉靖丁

未分宜東樓嚴君以太常少卿領司事乃蒐諸故牘自
洪武而下迄于今得若干人刻其姓名爵里立石于西長
安之直廬以稽往而昭來也丐張子記之治曰寶者人
君所以信其令于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
後世者也人君之于寶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
君子之于名其賢不肖關於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
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
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

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為題名意也

雁塔題名記

許孚遠

萬歷乙酉秋主上用言官議簡廷臣分往校天下士於是禮給諫田公疇司徒郎蕭公良譽來關中拔士米助等六十五人以獻蓋自世廟以來斯典僅三舉不可謂非遭逢之盛也西安故唐都唐進士燕杏園罷則往曲江題名慈恩之雁塔以為勝後代效之士舉于鄉者如

舉于朝必題名焉此一方故事所詳有其舉之莫敢廢
之者也是秋田公蕭公竣事亟還朝米助等偕計上京
請記不得既逾年矣則相率來言於不佞乎遠曰雁塔
之名不可以自今廢二先生之意謂有先生在先生盍
記諸不佞乃進諸士詔之曰若等毋汲汲于題名夫名
有顯晦所從來久矣余自為兒童時知爾鄉先達有高
陵呂先生柟三原王先生恕及入仕版考當代人物則
知有朝邑韓公邦奇三原馬公理富平楊公爵之數君

子者德業聞望所繇不盡同余皆夙知而慕之如景星
慶雲不異若是者豈以題名得之耶余生長東海之濱
固不識曲江雁塔在何處今至於此求曲江故蹟已墮
塞為民間耕牧之區獨雁塔頽然尚存其下殘碑斷碣
不復可辨識唐進士題名于此者安在哉當時忠賢後
又名炳史冊不為無人然未嘗以科名為輕重明也自
古關中神聖迭作不可枚舉萬世而下誦其名者等一
神明不敢褻視此又何以哉宋張橫渠先生為一代大

儒關洛之名遂亦並垂不朽譬諸華嶽在望而人推高
黃河自崑崙萬里而來而人推遠吾黨之士遐覽遯觀
其可以審所趨向也已矣是故德有大小名有遠近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惡德之不修也名浮於德則君子
所不取況不足為名者耶雖然名之所在淑慝分焉士
既名而傳之矣將使其他日鄉之人指而謂之曰某也
賢某也愚某也忠某也佞某也廉某也貪公是公非毫
不能遁則勸懲之義實有藉於斯毋謂雁塔之題名終

為彌文而已也諸士悚然稽首曰敢不夙夜黽勉以求
自淑乎其名遂為記

巫山縣題名記

李維楨

不佞督學秦中門人張希尹甫髫而試為冠首待詔公
車者久之始筮仕蜀巫山凡六年蜀當征播之後物力
耗訕希尹施舍已責匡乏困救災患薄賦斂宥罪過時
用民民既小康則為堅城櫓治坊庸浚井泉造輿梁敦
秩紀繕署廨畫郊圻郵表暇險走集斧藻泮宮而督課

其佳子第六府三事靡不具舉已修邑乘曰古人舊令之政必以告新是代吾告也已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巫山百里巖邑也為令者東西南北之人不乏賢矣可使泯泯無聞耶哀明興以來諸令題其名勒之石而使請記石之上方記為題名而設不佞知希尹之雅意在名也第以名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人有榮名若揭日月而行天沒且不朽故名者士之所勤思馳騫而上之所藉為風勸者也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今之從

政者所以成名則有分矣有矯情刻意弔詭違道以殉之有廣交媚上曲體惠姦以取之有怙勢倚法迫勤吏民以報之撮徒成黨陳功述德小有歌謠大有誦賦竹帛有書金石有考郡國有高第公車有薦牘去而卧轍生而奉嘗上下相蒙真贗相淆習為故常恬不知怪要之可欺小人而不可罔君子可掩旦夕而不可逃將來齒其人而詈且詛讀其編而怒且嗔過其祠而笑且唾壁言之齊豹之書盜也求名而名亡可不悲哉惟所為題

名石者具姓氏里籍不書行事而賢知愚不肖乃在邑人方寸之心與三寸之舌三代直道而行是非誰其清之搢紳先生能明之野史能記之長老通于事者或傳之不佞未暇遠舉嘗宦蜀見四明陳君令巫山亢直不阿義無苟取與上官方柶圓鑿卒坐左官律罷巫山人惋惜涕號通國如狂彼哉夫已氏某子甲者而名與陳君並列然而薰蕕異臭袞鉞殊口執匹夫匹婦而問焉淄澠蒼素無愚智皆知夫題名于是石者可以榮可以

辱可以賀可以弔可以思可以懼也詩不云乎在此無
惡在彼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希尹勉旃人且求多
于子先勞無倦增修其德令名永世惟今日否則坐貽
謗缺耳亦惟今日繼希尹而吏茲土者其不必愛此名
耶不佞所不敢知若猶希尹之求名于實也寧無瞿然
于不佞之言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六

餘姚黃宗羲編

記五十

考古

漢南北軍記

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卜宅作都長
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
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

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為天軍黃
帝之聖以兵師為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
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灑掃
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釋五年馬上蝨鞮罄而汗介冑
縛嬰斬羽天下既混為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
貉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於無事矣
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
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

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為置也南
軍所以衛宮城者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
士左右而都侯南屯公軍蒼龍元盃北屯朱雀東明朔
平八司馬凡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
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
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
軍所以衛京城主之者中尉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
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騎不常置惟中壘

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摠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屯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宮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為表裏其勢常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為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為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

軍常重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
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
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
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
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
遠也至於武帝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攸飛
諸兵擊諸羌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
遠出者六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

下形勝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殺右蜀太
華涇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
二軍負城環宮路似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
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戎心奸膽戰栗駭落
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於以
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數高帝之貽燕於厥子孫
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本意以詔
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卒之調遣增

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唐兩省記

王禕

人君居至尊之位其職無他在乎任相而已若稽古昔黃帝命六相舜舉十六相而相之名始立湯之左右用伊虺周之左右用周召而相之員始定蓋相者所以寅亮帝載緝熙皇極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人君非相焉是賴其孰相與共理天下乎唐有天下稽古建官置門下中書兩省以為左右相之所治而門下有侍中中書

有令則所謂左右相也然而初無定名亦無常員或曰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則無定名也侍中及令其人不常置而尚書左右僕射亦宰相職則無常員也雖其定名常員先後不同而其佐天子以統大政者職任惟均其事權固無與比隆者矣惟門下有省昉於晉中書有省肇於魏齊嘗以門下為黃門隋或以中書為內省而唐自高祖太宗之世門下中書或遵往制至高宗龍朔元年始改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武后光宅元年改

門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元宗開元元年又改門下為黃門省中書為紫微省尋皆輒復舊蓋門下中書在宣政殿之東西而尚書在外謂之南省故門下中書摠稱北省又別稱門下為左省為東省中書為右省為西省而復通謂之兩省焉是故門下為職所以取旨而出納乎帝命中書為職所以造命而黼黻乎皇猷至凡國之事實參而摠之故下之通乎上者其制有六曰奏抄曰日奏彈曰露布曰議曰表曰狀門下皆審署申覆施行

焉王言之制有七曰冊書曰制書曰慰勞制書曰發敕
曰敕旨曰論事敕書曰敕牒中書皆審署申覆而施
行焉於是天子之布政任官詔旨命令之出首經兩省
其或令焉而非其法任焉而非人門下取旨既隨時而
駁正中書造命或因事而封繳彌綸潤飾使無缺失上
下相而治本立矣茲其所以弼庶務而度百僚叶羣工
而釐萬邦也歟抑嘗論之兩省之建固均為天子之相
而事權所秉初不相同其於軍國之事雖參摠之亦未

嘗合而為一也按唐初故事政事堂在東省宰相
議政之所在自中宗永淳二年裴炎以中書令執
政事乃遷之於西省則兩省事權至是已合為一
非復祖宗舊時之典章矣豈非其沿襲之弊哉今
按兩省秩皆三品門下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
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
典儀二人起居郎左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
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一人中書有令二

入侍郎二人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
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自餘兩省
小吏各有差其詳則六典之書具焉謹著其略以
為記

銅鼎記

陸深

海虞王君文潔喜文博古嘗獲一鼎其識曰維紹
興丙寅三月己丑太師秦公檜一德協濟配茲乾
坤乃作銅鼎賜家廟以奉時祀子孫其永保是蓋

宋高宗之所賜而其相秦檜所從受者也文潔讀之愀然憐岳武穆之寃忠而被禍而鄙其當時之君臣所為若是棄而勿顧者久之當正德辛未秋流賊入江南江南騷動文潔又慨然思得若岳武穆者之為將而恐又有若檜者陰賊險狠從中護阻以害武穆之成功乃發憤即家山作萬松樓以祀武穆而以所得鼎奉焉既又範銅像檜跪於鼎足間若伏罪者以向武穆云是舉也可謂雄偉不

羣者矣而文潔固奇士也哉按宋史載秦檜之殺武穆也在紹興辛酉之冬至丙寅之春乃作家廟遂有此賜五六年間和議已成忠賢盡擯固自以為百世之勲也觀鼎銘所稱以君而諛臣若此計一時頑鈍無恥之士道盛德於前誇成功於後者何限也抑孰知百世而下人心好惡之公不容泯滅雖聲色間亦有甚於鐘鼎刀鋸之所及者而况其他哉人可不自力於為善也予嘗道西湖拜武

穆墓下睹所謂南枝樹銀瓶井焉又一檜樹中剖而植其前固亦謂之秦檜也疑皆好事者所為又聞湯陰有武穆祠戶外鑄鐵為檜拜焉凡一方疫癘者必禱禱者輒持筭箠擊鐵檜或十百千數皆如所祝輒得福事雖涉怪誕於此益以見人心之公而忠賢正氣流行於宇宙間鼓為風霆照為日星形為川嶽其英靈正氣真有不隨生死而殊古今而變者則茲樓也謂非武穆之神之所式憑

以安而以侑者耶而文潔固竒士也哉文潔名澄
別號竹泉有子曰授攻進士業質美而勤嘗問學
於予者予知其庭訓義方之貽遺安振宗之具激
勸之微權皆類是余友姚君尚綱最能道之作銅
鼎記

跋銅鼎圖

王同祖

饗帝養親鼎之為用大矣而以賜宗臣銘功德元寶彝
器傳世靡革焉帝王之盛節也宋高宗範銅鼎以賜其

相奏檜且銘其功德之隆而祈其子孫之永保德云乎
哉傾邪不忠矯殺武穆是已功云乎哉和議是已嗚呼
高宗於是乎誣其臣矣檜之子孫卒不能保及今數百
年乃為竹泉所得反以享武穆焉事安可逆料哉武穆
英靈在天地間吾固知其不欲覩此銅鼎也而竹泉是
舉特以著高宗之不明白武穆之精忠尸秦檜之罪惡
微而顯懲惡勸善春秋之義也或曰武穆當時宜援君
命不受之說俟恢復中原討君側之惡而請罪焉可也

審如是檜得以藉手於國法形跡疑似之間何以自白是鼎將不得為仲山甫器哉而烏能享諸武穆

觀歌器記

蔣德璟

右歌器在予嫺友傅君子訥家銅為之形如小鍾圓上銳下口徑一寸八分高三寸八分環口為旋波紋其下作蚪形一角或曰一角當天祿額睛口耳眉顙悉具而角在鼻上其腰兩旁繫小銅耳曰欒各寸許平懸之中虛可受水三四合其背篆所光二字其簾方亦銅為之

四足高可二寸四分脩五寸六分廣四寸內嵌空芝草
形四周刻紋為旋波兩旁立小銅柱二高五寸蟠以二
龍然非龍也龍生九子以形求之疑當為蒲牢蚣蝮博
物志曰蚣蝮似龍而小好險故立於橋柱蒲牢亦似龍
好叫吼今鐘上鈕是也柱中二小窪即雙懸欹器處璟
按家語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曰此為宥坐
之器而韓詩說苑及太平御覽皆以為周廟杜預曰周
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座家語註曰宥與右同言可

置座右也說苑作右座之器或曰宥與侑同勸也淮南子作宥庖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之器名宥庖注歆器也禮宮伯以樂侑食鄭云勸食也詩以妥以侑左傳王享醴命之宥注云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通作侑右其義一也環既與銓部林君為磐就子詡築巖樓觀之因試以水林君曰其下銳而蚪首斜出故虛則歆得水及腰則正滿則上盛宜其覆也故孔子曰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座側子謂此自是物理至實理子路問持

滿固佳然不若不滿之勝也夫子謂日中則移月盈則虧而詩以月恒日升祝其君以為至於中且盈而持之將有不勝持者易曰天下濟而光明地下卑而上行言謙也惟謙故能常恒常升堯疇咨舜禹有天下不與文王小心昭事皆純用謙卦湯日躋武敬勝蓋持滿也子詎曰古帝王生神聖然於几席盥鑑杖帶劍履之屬悉有銘戒至懸歌器自警矧吾黨乎交勗哉環與為磐皆下拜請書紳焉子詎祖獻簡公堯俞為宋元祐名臣是

器宣仁所賜迄今且七百年而能守之勿失可謂世孝
其人衆自紹興中獻簡孫忠肅公察夫人趙氏攜以來
簪笏相繼可謂世祿而忠肅家廟尚巋然如魯靈光所
藏容老玉佩亦與歆器並存祖武孫謀遠迺益章可謂
世德予上下千古喬木之家如傅氏者殆不可多見也
所光疑元光恐是漢武帝紀年或擬周廟為之然扣之
純作木聲其色澤特黝古要當為二千年物傅氏子孫
尚世守之哉崇禎丙子八月書

家語夫子論持滿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此損之又損之道說苑引之則曰高而能下滿而
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
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
惟至德者及之其指尤備予友林君為磐用說苑歌
器語與金人銘並書座右可謂善學聖人者因各酌
酒器中而曰捧歆器之物珎於禹鼎湯盤酌歌器之

酒巖於賓筵妹誥遂各圖其形歸而置之以時省觀
焉德璟載識

石鼓小記

蔣德璟

癸酉二月五日丁卯當祭文廟前一日百官例當
贍拜予約鴻寶過鵬洲宅同行鵬洲出倉庚圖戲
示且下榻小酌予謂不如攜之滿井因以小肩輿
循皇牆而北過西海子春雪初消滌漫泓漾塵土
為淨海子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流入都城而

滙於此從皇城後入西海出玉河橋與通州合頃
之抵國子監成賢街易吉服並馬入至廟門下馬
監生六人迎入廟階下四拜因往戟門內觀石鼓
左右各五其石高可二尺五寸圓徑二尺許形如
鼓而頂微圓四面籀文世傳為周宣文獵碣初在
陳倉野中唐鄭餘慶遷置鳳翔縣學孔子廟而亡
其二宋皇祐間向傳師求得之十鼓乃足然其一
頂窪類白矣大觀中徙開封置辟雍靖康末金人

輦歸燕置大興府文廟元皇慶初移置今所本朝
因之第榻者甚多久之恐遂并無字似可度之高
閣也記壬戌春予初釋褐至廟遇同年文湛持云
此鼓非周宣王物直後北周宣帝耳予曰後周才
子無如庾信駢偶之文豈有此風雅且籀文甚古
決非三代以下所辦適門人方博士廣德延西廂
小坐則館丈綱存司業具三席為午飯綱存以陪
中堂徐公玄滄演禮故令方門人來因酌數巡而

別

觀貝葉經記 趙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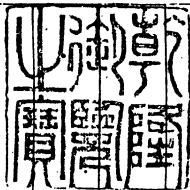
寓能仁寺日求觀其番藏貝葉經又有桦皮經云
國初時胡僧自天竺持來後又有遺僧自西域取
來者其葉似今日乾葦葉青白色質似乾椶櫚葉
而更韌綿潤可寸半許長僅踰尺每葉皆橫用兩
面書字以左上為始字乃順構行則橫讀構者密
比行則相離豆許每由左讀既復由次左始如此

五六行離而五為六層能布盡其葉一面即從左
右反之復布文其背如前法盡則繼以他葉每葉
先以物齊兩端俟畢其經一卷則盡編次其葉中
開廣分長二分許孔貫以可孔編帶尺許即以帶
反束之其經皆梵字又二體謂楷者甚嚴整頭類多
方平而下脚偏長於右每行始末處皆用順畫二墨如
字長細亦如其字所以起止其文如吾書冊邊格然今
佛字鐘磬及人家器具服裝多為梵字真言其謂之草

書者亦甚流動間類小篆道勁飛揚甚可愛其始末處無順畫二墨云其字有四十二母如今韻書字母云其墨色甚光艷問其筆云以鐵為小匾管而濡墨其中然未見也其樺皮經者書法皆如貝葉制皮約長四五寸闊少弱積厚四五寸方成一冊蓋其經之全部云其皮編釘為冊亦如吾書冊法以黑革為殼隱隱起花雲象其樺與中國無異但稍綿細耳間有浥處墨光不渝也又有國朝內經廠騰者用沃金紙為地金泥為墨長不

尺許寬可三寸餘亦兩面書梵字筆法遠不如貝樺也
每若干張為一夾用雕花板夾之束以五綵絨帶云自
南都作成每帶價可當三千錢時錢幣當白金一兩弱
耳每經盛之餞金硃函寺僧皆中國人為之者號曰喇
嘛胡名胡服服亦如僧衣但色用紅黃及用紅黃為領
緣又領下直達於裾其末前為一斷續之四五寸微闕
其外如爪環下直號為金剛脚者異耳問之胡語梵字
多不解也問始來此者胡僧名皆梵語疊五六言為一

名曰班迪達者其開山祖師也再問之以天竺地理物
宜皆不能知但云其地多竹藤以為籬落居亦多草屋
且少五穀但生青顆如今麩狀炒以為麩熬牛羊乳而
食之其俗皆僧王亦祝髮僧衣精於其道者跣足裸股
衣之禪裾不治他事治事者謂之俗僧又云中國遣僧
往率至泥爾巴瑪克國而止去佛生西土尚遠云



明文海卷三百七十六